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1月23日通过众议院解散决议书,这是日本众议院60年来首次在国会例会开幕日即遭解散。1月27日,日本国会发布众议院选举公告,将于2月8日实施计票。

高市早苗为何解散众议院?选举前景如何?我们请专家为您详细分析。——编者



陈子雷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政治豪赌”解散日众议院 高市“剑走偏锋”押注选举



▲日本众议长额贺福志郎宣布解散众议院
◀东京民众在高市的演讲活动中举起抗议标语 新华社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突袭式”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选举,是一场“政治豪赌”。这场选举或将重塑日本政治版图,甚至对日本政治路线走向产生长远影响。

“99年体制”落下帷幕

从众议院解散的时间节点来看颇为耐人寻味。上次同一时间节点解散众议院的做法还是六十年前的1966年12月,史称“黑雾解散”事件。“黑雾解散”系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因自民党内系列腐败事件引发各界不满而被迫宣布解散。

去年9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因其领导的自民党接连在众议院、东京都议会、参议院的选举中遭遇“三连败”,并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参众两院沦为少数执政党而引咎辞职。同年10月4日,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取代石破成为第29任自民党总裁,随后成为日本第104任首相。高市也成为日本第一位自民党女性总裁和女性首相。

上任伊始,高市首先面临的棘手问题就是组建联合政府。尽管自民党临阵换帅,但并未改变其少数执政党的尴尬困境。由于在国会参众两院缺乏足够的议席,高市内阁很可能是一个“议而不决”、并随时遭遇“罢免弹劾”的临时内阁。因此,要想行稳致远必须选择和其他政党联合组阁,在国会凑足议席数才能够“续命”。

1955年,日本政坛通过自由党和民主党联合成立自民党,形成了战后著名的“55年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日本经历了战后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时期,并延续至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其后,在经历了数次政权交替后,1999年10月,时任首相小渊惠

三在第二次改造内阁时首次与左派的公明党组建联合政府,形成“中左联盟”,这一体制延续至石破内阁,被称为“99年体制”。但是,作为右翼政客的高市早苗上台后,公明党出于自身执政理念,明确表示拒绝与高市领导的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一石三鸟”目的明确

上任伊始即遭遇公明党的“下马威”。在经过一番试探以后,高市拉拢右翼政党维新会组建了联合政府。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维新会虽然答应共同参政议政,但表示绝不派员入阁联合执政,以防“同舟共济”带来政治风险,确保政党联合“进退自由”。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55年体制”和“99年体制”以后,高市政府将构建什么样的执政体制?如何才能确保自民党长期执政?

从这次高市出人意料地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的做法来看,其手段虽然饱受各界诟病,但是目的非常明确。

高市的目的在于趁自民党内大佬立足未稳、维新会羽毛未丰、在野党一盘散沙之际,突施奇招重新选举,打朝野各方一个措手不及。如此看来,此前为上位执政,高市在稳住党内大佬的同时,表面上与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眉来眼去”玩“政治暧昧”,暗地里和维新会“结拜天地”求“政治合作”,似乎都只是政治上的“过家家”,借此“麻痹”党内外的政敌。

外交上,高市依靠“媚美反华”“蹭流量”

“博眼球”,利用网络造势,在支持率回落之际突然“剑走偏锋”,押注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抱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心理,希望通过选举“乱中取胜”,使自民党再次成为多数执政党。同时,借选举之机一则排除党内异己,二则拉拢右翼在野党,三则打压左派政治势力,可谓“一石三鸟”。

“右转”催生激进政治

日本参议院拥有248个议席,众议院拥有465个议席。目前自民党在参众两院分别拥有101和198个议席,均未过半。从高市的竞选策略来看,目标是带领自民党获得过半数议席、成为多数执政党。选前民调显示,自民党在此次选举中大概率将获得过半数议席,如加上维新会的议席,将获得可以把控众议院各专业委员会决策的261个绝对稳定议席。

如出现这一结果,意味着今后日本国会将打破过去“左右平衡”的政治格局,从过去的自公“左右联合”向今后的自维“右右联合”转变,而代表极右势力的政治法案大概率将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如此一来,今后高市领导的自民党将变得更“咄咄逼人”,在扫除诸多政治障碍的同时,可以恃有无忌地实施更加激进的政策法令,进一步推进其“政治导师”安倍晋三的所谓“未竟事业”。

政治投机超越民生

新年伊始,国会开张第一天就宣布解散

众议院实属反常。高市这波“神操作”引发了党内外以及社会各界的不满。

首先,日本政府的年度预算是从每年4月1日起实施。因此,新年伊始的国会主要任务是集中审议和通过年度国家预算案。如今国会会出现“停摆”,将直接影响到年度国家预算的实施,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也将受到影响。

其次,目前日本正处于冬季,而2月又是日本本土气候最为寒冷的时期。在少子老龄化的日本社会,国民中的银发投票者占整体投票者约四成。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投票率更高,但寒冬腊月并不利于老年人出门投票。而从意识形态上看,出生于战争和战后重建年代的许多老年人对激进的右倾政策大多持否定态度。

再次,高市上台后表示要像“马车之马”,全力以赴赴努力工作以报答国民,不惜打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从其竞选承诺来看,新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物价、提振经济。但上任三个月不到,在人们尚未看到新政府取得任何政绩之际,突然宣布“重新洗牌”,实在难以取信于民。

日本的众议院选举本应是“问政于民、取信于民”的党派选举,是对执政党在反腐败、促经济、保民生等方面治理效果的一次“国民审判”。但是此次选举经过“政治投机作秀”“右翼造势作妖”和“网军蛊惑人心”,早已偏离了选举本来面目,实属遗憾。

剑拔弩张波斯湾 “火药桶”会否被引爆?



周亦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西亚非洲研究中心

当前波斯湾地区战云密布,美国不断增兵使伊朗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美伊博弈走向如何,已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

调兵遣将极限施压

从美国角度而言,目前针对伊朗的行动可谓是极限施压与军事冒险相结合的产物。

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信号显示,美方在不断调兵遣将的同时,并未关闭外交谈判大门,仍然表示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议。但这一谈判绝非基于平等地位,更像是在大军压境下试图逼迫伊朗签“城下之盟”。

在美国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以色列提出对伊朗协议的“三不”要求:不可拥核、不能发展弹道导弹能力、不得支持地区所谓“恐怖主义”武装。除了第一条属于对伊朗长期政策外,其余两条实际目的是解除伊朗仅有的威慑乃至自卫能力。以色列的条件虽然未必等同于美国的要求,但管中窥豹,美方条件也必定极为苛刻。

在持续调兵遣将的背景下,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正在不断攀升,域外盟友的博弈将成为美方是否动手的关键。

一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盟友及土耳其等北约国家,正竭力避免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希望控制潜在冲突对本国的严重外溢影响。而另一方面,作为伊朗核心

对手的以色列,则在不断鼓动美方发动袭击。

此外,欧洲国家的立场也值得关注。传统上,美伊冲突风险高企时,欧洲经常扮演斡旋者,但在此轮冲突中,欧洲国家却积极追随美国“拱火”。不久前欧盟通过决议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相关国家亦向伊朗方向调兵,展现多国联手干预的态势。

欧洲的态度一方面与伊朗对俄乌冲突的立场有关,另一方面也试图借此冲淡特朗普对格陵兰问题的关注。周边盟友对特朗普的影响,可能成为是战是和的关键。

外交军事两手应对

从伊朗角度而言,面对美国一手强硬谈判、一手军事威胁的态势,也采取外交与军事两手应对。外交上,仍试图与美国直接谈判,并可能在核问题上适当让步。伊

朗方面希望将谈判限于核问题框架,避免触及导弹计划等领域。但在特朗普要价极高的情况下,伊朗试图通过有限让步换取美国放弃打击,恐怕难以实现。

因此,伊朗在谈判的同时也展示出强硬的军事姿态。首先,向美方表明,一旦与伊朗发生冲突将付出巨大代价,无法如对委内瑞拉那般速战速决。此外,伊朗公开表示,一旦遭到美方打击,将采取超出常规的报复手段,打击以色列及地区美军主要基地,试图使以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地区国家产生紧迫感,加大对美游说力度。

未来走向三种可能

从未来趋势看,伊朗局势可能会呈现出三种走势。一是此轮美伊谈判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妥协,双方达成协议,美国撤军。这样的结果将成为伊朗重要的外交胜

利,但从目前来看概率相对较小。二是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进而引发伊朗报复,将导致地区局势陷入严重动荡,这是对于全球稳定最为不利的一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之间,也不排除特朗普通过延长施压的方式对伊朗进行围困,试图让伊朗在应对威胁的高压下,消耗资源与意志,最终对其进行快速打击或获得伊朗重大妥协。

总之,美国与伊朗目前在波斯湾可谓剑拔弩张,但双方都存在通过军事力量,谋求政治交易的意图。然而,在美国极限施压与伊朗全面备战的情况下,这种通过提升威慑来谋求谈判的做法,实际上也在不断压缩谈判的空间。同时,任何偶发事件或技术性误判,都可能成为点燃“火药桶”的火星。

而一旦波斯湾的“火药桶”被引爆,将对中东地区的战略稳定带来颠覆性影响。